

# 棉花山上

□ 邵雯莹

## (一)

童年的时候，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棉花，拾棉花，晒棉花。

播种时，奶奶先将“翻钵子”插进土里，再提起来，推出一个个带小坑的圆柱形土块，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屋后的一小块地里。排满了，便拿出一早用药泡过的种子，每个小坑里撒上几粒。我蹲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着，过会儿就问几个问题：为什么要撒草木灰？为什么要挖小坑……奶奶被问得烦了，偶尔回我：推土块前撒草木灰，可以防止粘连；土块上的小坑不仅方便放种子，还可以存一点水……在这有节奏的“啪嗒、啪嗒”声中，我可以聚精会神地看上一天。等奶奶到一旁歇着了，我就跑过去一把拿起“翻钵子”，试图学习奶奶的动作。可惜这工具对于年幼的我而言过于沉重了，摆弄半天也推不出一个完整的土块。

棉花种子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长成了棉花秧子。这时候，就要将它们一个个种到田里去了。但，在此之前，奶奶还要完成一项工作。她要再次带上“翻钵子”，到田里挖坑，每个坑底还要撒上一把肥料，这样棉花秧子放进去，才能好好生长。如此，我所能目睹的工作就都完成了，只要静待棉花的长成。而在这个过程中仍需奶奶去做的工作，我就实在不知道了。

等到田里的植株开花的时候，天气已经热起来。棉花棉花，我们所常见

的绵软白絮却不是它的花。棉花的花朵大概有鸡蛋或鸭蛋那么大，起先是绿色的。等花全开了，花瓣就慢慢变成了浅红色，薄而宽大，有如蝴蝶的翅膀。这花是绝不允许摘的，毕竟关乎收成，不过偶有断折掉落的，我会捡起来玩。这一时期对于小孩来讲亦是甜蜜的，因为在棉花田的间隙里种着的西瓜、香瓜都慢慢成熟了。为了节省田地，家家户户的棉花田里都错落着一地瓜藤。香瓜有许多种，大的小的，绿皮的白皮的，脆的软的，我只喜欢里面那点甜甜的瓜瓤。西瓜是很别致的黄瓤西瓜，现在不足为奇了，但在那时相当少见。不过，吃起来和红瓤的倒也没有什么区别，个头还要比红瓤的小，吃着并不过瘾。

## (二)

花朵慢慢谢了，一个一个的棉花果子挂了上去。这时候还是青皮果子，底部圆润，上头尖尖，能看见一道道浅浅的纹路。一直等到农历七月，棉花果子慢慢变黑，开裂，里头洁白柔软的棉絮就展露出来了。

天刚麻麻亮，全家人都去田里摘棉花。沿着细细窄窄的田埂往前走，一路走过邻家的田，再跨过一条水沟，就到了我家的田。

那条水沟其实不太深，也不太宽，但里面淌着泥水，上面横着的独木桥又极窄小，我走得很是胆战心惊。然而跨过它，就到了另一片天地了。在这片属于自己家的田野里，天地都显得格外广阔，可以任我撒野。

不过，我也无非就踩着田埂跑上几个来回。七八岁的小孩，累得快，无聊得也快，母亲和奶奶早已各自系了围兜，一路摘着棉花，走

到棉花田中间去了。我就蹲在路边，望着她们的身影发呆。

她们的围兜是用结实的布料缝制而成的，长长的袋子系在腰上，腰前的兜又大又深，如此一来，只要顺着成排的棉花一路走一路摘，便能收获一袋子棉花。

刚摘下来的棉花自然是不能拿去卖的，得先晒干了。农村人家房前屋后都有两个院子，水泥铺的晒场上，一年四季总是晒着麦子、黄豆、玉米以及棉花。一大包一大包的棉花从兜里倒在地上，母亲和奶奶将它们铺成薄薄的一片，让每一寸棉花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晾晒。在大片熟透的棉花果子中，总有些未熟的青果，被一同带了回来，在院子里划了一小片地晒着。等奶奶回了家，会手动替它们“开花”。这些青皮的果子，里头的棉絮不是如云一样蓬蓬的一朵，而是橘子瓣儿似的，稍硬，且湿漉漉的。它们也没有那么好剥，那青皮很是坚硬，需用榔头先大力敲出裂口来。奶奶会搬个小板凳坐到屋前墙下，手里的榔头“咚”“咚”一下一下响着，而我就蹲在旁边看她一下一下敲。有很多时候，这些青皮果子会突然出现“惊喜”——一条肥嘟嘟的大肉虫。奶奶当然是不怕的，脚一踩那虫子就死了，而我总要吓一大跳。

## (三)

那些棉花在晒场上晒着的时候，像我这样的小孩子总会开发出别样的玩法。

鞋子脱到旁边，直接光脚踩上去。晒够了阳光的棉花洁白柔软，像一大块蓬松的地毯。里面有许多棉花籽，硬硬的，有一点点硌脚，不过我才不在乎。原地躺下，一股混着植物、尘土、阳光的复杂的味道就会涌入鼻间，

格外好闻。奶奶晒棉花通常都是随意铺散着，只要都晒到了就行。而我最喜欢将它们铺成各种形状：这一块正方形是房子，远处另一块长方形是另一栋屋，中间还要连着几条均匀铺开的小路。很快，一个由棉花铺成的世界就诞生了，我和小伙伴们在上面玩起过家家，跑来跑去，跳来跳去，别提多快乐了。但是这样的娱乐活动有时候会遭到奶奶的呵斥：蓬松的棉花被我们踩扁了，看起来就没那么多。但我们屡教不改，当铺好的棉花世界被大人打散了，我们不用多久就又能创造出一个新的来。

等到地上的棉花晒够了阳光，被一个个超大型的蛇皮袋子装起来的时候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了。

装棉花的袋子是特制的，由几个普通的蛇皮袋子拆开缝在一起，像一个超大的桶。爷爷奶奶从屋后拉出了板车。这个笨家伙一年用不到几回，只有每年卖棉花的时候才会隆重出场。收棉花的地方离家很近，只隔了一条小河。大蛇皮袋被抬上板车，爷爷奶奶拉上这一时段的收获，慢慢悠悠地往前走。而我作为小孩，可以和蛇皮袋一起坐到板车上，一路上看着倒退的风景，心也飞扬起来。

终于到了目的地，大人们停下车，忙着称重，测含水量，还有讨价还价。小孩们早就迫不及待，直往那大仓库里飞奔而去。又高又大的仓库，在一片平房里格外瞩目，里面堆了几乎半边天高的棉花。我站在那高高的棉花山下，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渺小。我的家乡没有山，棉花山就是山。

我和我的小伙伴互相招呼着，脚下加速，起跳，“嘭”一下——整个人陷进棉花山里去。棉花柔软，棉花

做的山也是柔软的，只是脚下没有着力点，但不影响我们像猴儿一样四肢并用，飞速爬到山顶上去。这段“赛爬”只是预热，等到了山顶，真正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——棉花“打雪仗”。软和的棉花可塑性很强，这里抱一团那里抱一团，很快就在身前筑起一道“城墙”。对面飞过来一团“雪球”，我身子一矮，球打在了墙上，反而成了墙上的一块砖。我自然不甘示弱，也团起一团团“雪球”朝对面打去。几个小孩你来我往，毫不客气。

一时间，山上棉花飞舞，一团混乱。棉花打在身上一点也不疼，只是到底有打累的时候，大家暂时停战，纷纷在棉花山上气喘吁吁地躺倒，互相对视一眼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等到力气一恢复，又都爬起来，开始了新一轮的“打雪仗”。外面卖棉花的大人早就先回去了，直到天色变暗，才有大人赶过来领人。我从棉花山顶上坐着滑下来，意犹未尽，到了地上才发现穿着的拖鞋少了一只。奶奶在棉花山里翻了又翻，最终还是没找着。这事儿回家免不了被一顿说，但我不在乎——大不了下次别穿拖鞋来玩就是了。

转眼间十多年过去，家里早就不再种棉花，那个收棉花的仓库也被拆除，甚至当年陪我一起“打雪仗”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嫁了人。但是那段回忆，那座柔软又巍峨的棉花山却在记忆里越发鲜明，并未被时光洪流冲刷不见，反而越长越高，就好像它也如棉花一般有了生命。那混杂着尘土与植物叶片的气味，那略微硌脚的小小棉花籽，那生长在棉花田间的一片瓜藤……那温柔又不能再见的棉花山。

# 不止寻“常”

□ 王永璇

初夏的常大校园，垂丝海棠、晚樱已经凋零殆尽。通向立德楼的路上，一树月季花又开启了怒放周期，不间断地给校园增添色彩。一食堂南门前的梅园里，青梅已经结了满树的果子，从楼上望去，一片一片的绿沁人心脾。立行楼南面的桃园，也在无人知晓时结了满树的桃子。

四年大学时光如同白驹过隙，接下来的秋与冬，我不能与常大同行。还记得结束了一天的课程，和室友一起漫无目的地走在飘满桂花香气的校园里，爱运动的同学们在球场挥洒着青春的汗水。来这的第一年下了

雪，那是来自海南的我第一次看见雪。我在常大的最后一个冬天，也下了好大的雪。还记得那日打开门，一股寒气袭来，走廊里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积雪，院子里更是白茫茫一片，从阳台上望去，绿叶全部被白雪掩盖了。立德楼前的那片空旷的草地，聚满了刚放学的学生，一个两个的，也不管冻不冻手，堆起了一个又一个形状各异的雪人，滚起了好几个超级大雪球。那几个大雪球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化开。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我看见长椅上堆了一个雪人，太丑了，但丑得玲珑别致。于是乎我大

笑着拍照发了朋友圈。

与四时风景一样让我难忘的，便是在常大遇到的人了。以陈老师为代表的师长们，一直鼓励我们要多写作，但我总是害怕被否定，因此产生了畏难心理。陈老师将我的一篇散文投了《武进日报》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我写的文章，惊喜之余，好像有点不怕写了，后来我又陆续在各媒体发表了十几篇文章。

在常州的这四年，是不止寻“常”的四年。昨日已逝去，望来日之路光明璀璨。



《甜蜜一夏》 钱新明